

中国作家协会2007年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我读东西

於可训主编
“我读”文丛——当代文学新秀解读系列
时空境遇里的身心言说

胡群慧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於可训主编



“我读”
文丛

当代文学新秀解读系列



我读东西：时空境遇里的身心言说

胡群慧 /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作家协会2007年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读东西:时空境遇里的身心言说/胡群慧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12

“我读”文丛—当代文学新秀解读系列/於可训主编
ISBN 978-7-307-05807-1

I. 我… II. 胡… III. 东西—文学研究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2187 号

责任编辑:朱凌云

版式设计:詹锦玲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wdp4@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950×1260 1/32 印张:7.25 字数:153千字 插页:1

版次:2007年12月第1版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05807-1/I·321 定价:15.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东西简介

东西原名田代琳，男，1966年3月出生，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根据该小说改编的电影《天上的恋人》获第十五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长篇小说《后悔录》分别获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2005年度小说家”奖、《新京报》“2005年度文艺类好书奖”。主要作品有：《后悔录》、《耳光响亮》、《没有语言的生活》、《我们的父亲》、《不要问我》、《我为什么没有小蜜》、《猜到尽头》、《东西作品集》（四卷）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作品，现为广西民族大学作家。



总 序

近十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在互联网上写作，或通过互联网发表、传播文学作品，逐渐成为一种时尚。以至于有人说，这种在互联网上写作，或通过互联网发表、传播的文学，将要取代传统的、在纸面写作和通过纸质的媒介发表、传播的文学。这样，网络上的文学（简称网络文学）或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文学，逐渐吸引了读者的眼球，相形之下，传统的纸面的文学，或以纸质的媒介为载体的文学，也便退居到了边缘地带。随之而来的是，在网上写作的作者或曰网络文学作者，一旦登台，无论好孬，皆受热捧，而那些依旧默默地在纸面生存的作者，除已有文名者外，则难得青睐，甚而备遭冷落。以至于有些年轻的读者，谈及当今文学，但知有网络写手，却不知尚有“网”外作家。然则，这种新兴的以网络或其他电子媒介为载体的文学，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流行，由当初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按指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到如今的“梨花”（按指“梨花体”诗歌）盛开，已阅十余春秋寒暑，又似乎未见有公认的足以代表当今文学水平的精品力作问世，相反，却大都如过眼烟云，昙花一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端的没个了结。

我无意贬低在网络上的文学写作，和以各种电子媒介为载体的文学，或许在艺术和技术上，如同传统的在纸面的文学写作，和以纸质的媒介为载体的文学一样，它也有一个成长和成熟的过程，我们也可以期

待在这个过程中，它会创造出无愧于人类科学智慧和文学智慧的精品力作。但是，就目前的状况看，似乎还没有这种迹象，甚而也没有这种可能。而且，即使是在这种以网络和其他电子媒介为载体的文学领域，出现了真正的精品力作，那也是文学的另一种形态，而不是既有的文学形态的历史延续。既然如此，历史地评价当今中国文学的成败得失，瞻望中国文学的发展前途，就不能单单以网络等电子媒体上的文学为标准，而要把眼光转向由媒体营造的表面的文学繁华背后，在网络虚拟的梦幻的文学空间之下，向纸海深处、翰墨林中去寻找为我们向来所熟悉的文学样态。因为只有在这种样态的文学中，我们才能接通历史，识别新旧，评价优劣，我们才能把得住文学跳动的脉搏，跟得上文学行进的步伐。尤其是那些常常被我们称之为“新秀”的文学作者，在他们身上，既沉淀了文学的过去，又负载着文学的未来。当我们把眼光投向他们的作品，我们的心灵会从喧嚣中平静下来，我们会从困惑中看到希望，从迷茫中辨知未来。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和感受，我们编写了这套“当代文学新秀解读丛书”。

在阅读这些文学“新秀”作品的过程中，我经历了近三十多年来所未曾有过的的一种蜕变的愉悦和欢乐。也许他们的年龄会参差不齐，经历也判然有别，不符合当今流行的某种文学的代际分类法，但在他们身上，却有一个共同的值得我们庆幸的东西，是他们的观念和创作，既不像三十年前那样，受制于传统的路数和诸多文学教条，又不像近三十年来的某些时候那样，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后面学步，而是择取了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从一己的当下的经验出发，又

以适应一己的当下的经验为完美的艺术表达，并不特别顾及各种规范和讲究。所以他们的作品，无论题材的新旧，主题的深浅，艺术的雅俗，思想的丰啬，都是源于他们的生命和血肉，与诸多的主义和潮流无涉。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近十余年来，有这许多的新作家“秀”出于文学之林，却无需以派别、代际、潮流、主义之名名之。唯其无名，有道是存，在他们当中，正蕴含着中国文学无限的发展前景和可能。

本丛书的写法，杂糅作者的生平和创作，不独采用文字材料，兼取与作者的对话、访谈。是所谓知人论世，物我齐一，取其切近也。文字也力求浅白随和，不作高头讲章式的论评，重在作者的阅读感受，故曰“我读”，取其平易也。总之，都是为读者着想，目的是希望读者通过这套丛书，在结识这些文学“新秀”的同时，庶几也增加一点对于中国文学的感情和信心。

於可训

2007年8月30日写于京师

目 录

第一章 时间	1
第一节 1976 的沟壑	1
第二节 七月人生	30
第三节 记忆的涂抹	40
第二章 空间	53
第一节 原始坑洞	53
第二节 故乡流转	65
第三节 秘密地带	84
第三章 身体	112
第一节 时代的官能性症候	114
第二节 场域的多重性纠葛	131
第三节 知识者的嫖村心史	143
第四章 语言	155
第一节 没有语言的生活	155
第二节 别样的语言生活	169
第三节 语用新场景	184
第五章 后悔的“述”与“录”	192
第一节 不遂的欲望历史	193
第二节 后悔的心绪沉迷	207
第三节 “如果”的不休言说	218

第一章 时间

褚黄日光、夜月清凉，是时间在自然上涂抹的物理亮光；枯滞岩土、丰腴雨林，是时间在生命创造中的雕刻景象；寂寥时墙上斑点引来的无限思绪、情热时卿我私语加剧的倍感不足，是时间在生命体验中的戏谑逗弄。共有的事件与体验，是时间在一定空间社会中的投注。迪尔凯姆说，在这种场合，时间成为了社会成员做出共同理解的集体意识的产物。

对出生于1966年的东西而言，他最重要的社会时间记忆会是什么呢？

第一节 1976的沟壑

1966年的3月，东西降生在广西省南宁市天峨县一个名叫谷里的村庄。那里是山区，僻远封闭，距南宁还有着500公里的路程。那个时候的东西还不叫东西。在父母的呼唤声中，他是“满仔”。我有时候在想，那一定是他那一渴望生男孩并终于在46岁才生下一个男孩的母亲觉得这样的人生才圆满异常，别无所求吧。山乡的人情风物勿忽间就让满仔有了记忆。这记忆因为母亲的被批斗而顺延开来的童年欺辱酸辛得非比寻常。

但倘若因此而去追问东西对于“文革”这样的社会时间有何记忆多半是有些勉强的。因为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东西也不过只有10岁。那时，他还

只是一个名叫田代琳的稚嫩少年。欺辱作为生活是现实中难堪的体验，但作为记忆与“文革”发生关联多半会是成长过程中粗通历史叙述后的某种意义的追认和勾连。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东西的第一部长篇《耳光响亮》（1997）选择1976年的9月9日作为叙述的尝试起点就非常的讨巧。他既可以回避“文革”的历史场景和细节，又能铺陈后“文革”时代自身成长感受到的整体氛围和变迁。这是谁都不会认为会出错的。毕竟谁都知道，在中国的当代历史上，1976是一个公认的时间沟壑，延展着时代的垠崖两端。这样说东西，多少会让他有些委屈，毕竟文本的叙述不是一个起点就可以决定的。但我的叙述还必须从这个起点开始并——道来。

一、祭 礼

《耳光响亮》是一个名叫“牛翠柏”的青年，以回忆的方式讲述的成长故事。故事从二十年前某个秋天的一个有些异常的早晨（1976年的9月9日）开始。那个早晨，“我”先是被哀乐声吵醒，然后是发现父亲与母亲都不在卧室里。

……我走出卧室，看见母亲坐在一张矮凳上。她坐得很端正，双手抚着膝盖，两只耳朵夸张地晃动，认真地聆听收音机里的声音。收音机像一只鸟悬在她的头顶，声音如雨点浸湿她的头发和眼睫毛，仿佛有一层薄薄的烟灰慢慢地爬上她脸蛋。她的脸愈来愈难看愈来愈严肃。她轻轻地对我说：毛主席逝世了。

说这话时，她并不看我，试图从凳子上站起

来。但她的身子晃了几晃，几乎又跌倒在凳子上。等她终于站稳，我发觉她的双腿像风中的铁丝不停地颤抖。我突然感到全身发冷，对母亲说爸爸不见了……

1976年的死亡就这样进入了文本。它引发了母亲风中铁丝般的脆弱反应，也在这反应中进一步引发了“我”对生父缺席与不在的直觉般的不祥感受。两者的具体指向尽管不同，但在“父亲”的精神性支柱崩塌的隐约感知上却存在着某种同构。中国人历来讲究家与国的联结。选择家庭的视角来映现社会的巨变不失为由微见著的好方式。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父亲远比毛主席要亲切可感得多。但对于母亲而言，毛主席的逝世却要比丈夫的缺席严重得多。沉浸于悲哀中的母亲来不及思考这两者相互间的意义和它们可能的联系，就同单位上的人一起去参加悼念大会，在集体的哀伤氛围中感受命运的未卜。

中午，朝阳广场上聚满了悼念毛主席的人群，我跟随母亲坐在兴宁国营棉纺织厂的队列里。太阳像一个快要爆炸的火球，烤干了木器厂的粉末，烧烂了路旁废弃的单车轮胎。许多人把书本和报纸盖在头上，他们的脸膛一半明亮一半阴暗……悼念大会还没有正式开始，我站在母亲的肩膀上，看见整个广场被黑压压的人头淹没，妇女们结着辫子，男人们留着小平头，偶尔有几个光脑袋夹杂在人群中，像是浮出水面的匏瓜。

在孩子的眼中，将要举办的祭礼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炎热的天气，混淆的声响，杂乱的人群，一切似乎都和平常一样。在这样的日常场景中，他甚至还找到了观望那些像“浮出水面的匏瓜”一样的脑袋的乐趣。^① 不一样的只有大人們的愁腸萬丈。

母亲说好人都在这一年死了，一月八日死了周总理，七月六日死了朱德，现在毛泽东也死了。他们都死了，我们可怎么办？江爱菊说，怎么办？我们可不能跟着他们死，何碧雪，你可别想不开啊。母亲说怎么会呢。

1976年的死亡让母亲不知所措。她不知道，失去了周恩来、朱德与毛泽东，这个世界将会怎样。一个时代隐约地将被终结，而另一个时代隐约地还未曾开始。处在这一阶段的人们该“怎么办”？江爱菊的安慰落了空。女人们似乎都比较务实些。一连串的死亡引发的悲哀与前路渺茫还不足以让母亲们跟着殉亡。那么男人们呢？“我”的父亲呢？“我”那生命与伦理意义上的父亲呢？

二、生父之匿

“我”的父亲在祭礼的这一天给了他的家人一个措手不及。在留下了一张声言“永别了”的纸条后，他莫名地失踪了！

^① 这是一种囿于儿童的见识，而对历史无知、不知，专注于日常生活自我乐趣的无辜态度。但当这种“无辜”态度延伸至成年乃至成熟阶段时，这种态度就成为了对世事过于冷漠和对自己过于关注的自私角度。

碧雪、红梅

青松、翠柏：

永别了！希望你们好好生活、珍惜家庭。青松、翠柏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红梅要学会自强自立。碧雪，这个家全靠你啦。我爱你们！

牛正国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

尽管这个名叫“牛正国”的父亲仍在表达着对妻子儿女的眷恋和爱意，但他还是弃绝了由“碧雪”、“红梅”、“青松”，“翠柏”所呈现的色彩铿锵、构图明丽的齐整“世界”，卸下了自己作为一家之主的责任和重负。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出走，也许他留下的单车能够做出某种说明：

……单车的轮子根本不能转动，车刹、泥巴、铁锈已经把车轮粘死，看上去，它就像一辆几年没有人动过的单车，它仿佛在一夜之间衰老了，显得白发苍苍，老态龙钟。可是就在昨天下午，我分明看见父亲踩着它回家，清脆的铃声犹在耳畔。

在家人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懂得爱妻子和爱儿女的好人。他和那个时代每一个安分守己的人没有两样。在政治上，他要求进步，“向党组织递交了十几份入党申请书”；在业务上，他“兢兢业业”地教书；在与人交往中，他会“夹起尾巴做人”；在对待享乐上，即使是一瓶茅台酒，他也总是能够克制，一再延



迟并最终未能享用。这样的一个父亲，在毛主席逝世的前一天还像他骑踩的自行车一样沿着既定的轨道运转自如，可一夜之间，清脆的铃声就消逝了。

如果说毛泽东的逝世是父亲消逝的直接原因的话，那么这种消逝就并不是毫无迹象的。父亲也有家人不曾了解的隐秘。“我”的哥哥牛青松在翻找父亲日记的时候，发现父亲曾经借给别人两本书，那是当时被批判的《红岩》与《青春之歌》。被哥哥追着还书的刘校长却给了他两本有着《毛泽东选集》封皮的书。

这两本书过去是被批判的，就像某些人一样被打入另册，所以你父亲故意这样伪装它们。尽管换了书皮，但书还是原来的书，这叫换汤不换药，这就是一个人的外表不代表他的内心。

刘校长的解释似乎并不单纯是指向书的，还有指向人的，那就是，“我”的父亲在“《毛泽东选集》的封皮”下可能有着被禁的“《红岩》和《青春之歌》的实体内容”。毛泽东的死亡让“《红岩》和《青春之歌》的实体内容”对“《毛泽东选集》的封皮”所起的庇护作用变得不再需要。也许，这就是那辆自行车一夜之间锈蚀的原因。但这样一种解读多少是有些失之简单的。且不说在毛泽东时代，《红岩》和《青春之歌》曾经有过不需要《毛泽东选集》的

封皮做遮掩的时候，就是人们在需要《毛泽东选集》做《红岩》和《青春之歌》的封皮时，他们也并不排斥《毛泽东选集》所具有的内容。但东西的思考重心并不在这复杂性的历史状态和这种状态下人们的复杂心态。

牛青松并没有在意刘校长的说法。在他看来，按照日记记载追索的成功反而“证明爸爸的日记非常诚实可信”，父亲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他找到了父亲遗留下的存折，并在尝试中，用自己的生日开启了存折的密码。这让他深信，自己是父亲最爱的儿子，因为“父亲在日记中写道：我把钱送给我最爱的儿子”。为了这份父爱，牛青松开始了艰难的寻父之旅，并最终无望地死在中越边界的北仑河里。为了寻找父亲，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死亡对他而言也许并不是最可悲的。毕竟，他对父亲的认识还停留在1976年的9月9日之前。曾被生活抛出常轨并在少管所呆过的他，一直希望找到父亲并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个全新的开始。他是怀着希望死去的，而他的家人就没有这样幸运了。

有一天，他们的姑姑牛慧接到了他们父亲的来信。他们的父亲竟然还活着?! 牛翠柏的反应极其强烈。

我说我宁愿他死了，他为什么还要活着？为什么在消失十年后，又回来打乱我们的生活？只要他还活着，就说明我们全错了……因为他的出现，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我们为他流过的眼泪，全部变得没有意义了！

因为有爱，有爱的期待和这期待的落空，恨才来得特别的汹涌和澎湃。在牛翠柏的反应中，父亲对他们曾经有过的意义在父亲隐匿时已然就是一种伤害。但这种伤害的存在却似乎只是没有揉入文本肌理的一般人情的推断。因为在这部作品中，除了这一段声嘶力竭的话语之外，我找不到东西的叙述中自然表现的牛翠柏和他的家人受到伤害的自我姿态。缺乏这种姿态，伤害就只是事过境迁后，成长艰难中回首时的愤懑和声讨中的无奈。因为很显然，他们在其时反而放纵于无父家庭的无序状态。也许正是这种愤懑和声讨中的无奈，才让牛慧坚持要把他们的爸爸找回来，说“还是去见一见他，说不定他发财了，我们可以分一杯羹”。寻父开始有了功利的打算。但他们找到父亲时，父亲却已经失忆了。他们开始翻阅父亲失踪期间写着“大事记”的笔记本：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去学校路上，我想偷，被人看见，打了他一拳，他倒地，后脑勺撞水管，死。走过去看他脸，是个瞎子。

米路米路……

●在芒街嫖一女人……

●购买二百克海洛因成功。

●走私汽车三辆，被追，几乎中弹。

●再嫖……

●同居……

……

●生小孩，取名牛皮、牛彼岸、牛鬼、牛牛、牛想家、牛中国、牛仔。

……

●去旅社，赌，嫖。……

“……父亲不见了，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回忆他的好处，并按照他的某些准则生活。但他本身却已经放弃了这种准则。”^①“大事记”所呈现的父亲偷、赌、嫖、毒、走私样样俱全，完全不见了以前谨小慎微、克己禁欲的样子。这样的父亲怎样才能和那个喜欢阅读《红岩》和《青春之歌》的父亲联系起来呢？难道说在这欲望泛滥中的激情和自矜会同对革命的激情与审美态度存在着某种可供沟通的地方吗？在连“《毛泽东选集》封皮”的限定和规约都失去的情况下，父亲曾经拥有的“《红岩》和《青春之歌》的实体内容”能被急剧地恣肆泛滥，并最终走向截然不同的堕落方向到如此模样吗？1976年的9月9日成为了生身父亲生命时间一个无法跨越的沟壑，被欲望的潮汐肿胀着连接了他两级内容的生活。

尽管如此，由于东西缺少必要的笔墨给我们交待比这更多的线索，这样的父亲就多少是显得有些夸张和极端的。也许，他本就不是东西意欲塑造的一个鲜活而丰富的人物形象，而只是东西对后毛泽东时代狂乱噪杂欲望的一个拼贴图像。这种噪杂除了让人有些错愕之外，还传达出了某种额外的信息——连成长在毛泽东时代的“父亲”都变成这样了，缺乏毛泽东时代成长背景的新一代的人又会如何呢？这样的一种暗示决定了东西的整个叙述声音都会是犬儒主义的。

有意思的是，无论1976年的9月9日发生了什

^① 洪治纲、东西：《伤痛的另一书写》，《青年文学》2000年第11期。